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 俄苏意日等国卷

# 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5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 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5)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5) /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ISBN 7-81029-448-2

I. 俄…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山日报社书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8万

1996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0—20000册

全卷22本 总定价: 88.00元

(每本4.00元)

##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 目 录

一个官员的死 .....	契诃夫 (1)
变色龙 .....	契诃夫 (6)
苦恼 .....	契诃夫 (11)
跳来跳去的女人 .....	契诃夫 (19)
带阁楼的房子 .....	契诃夫 (52)
套中人 .....	契诃夫 (75)
带小狗的女人 .....	契诃夫 (93)

## 一个官员的死

契诃夫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德密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sup>①</sup>，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镜看戏：《哥纳维勒的钟》<sup>②</sup>。他凝神瞧着，觉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遇见这个“可是忽然间”。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他的眼睛眯缝着，他的呼吸止住了……他从眼睛上拿掉望远镜，弯下腰去，于是……“啊嚏!!!”诸君看得明白，他打喷嚏了。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乡下人固然打喷嚏，巡官也一样打喷嚏，就连枢密顾问官<sup>③</sup>有时候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他拿手绢擦了擦脸，而且照有礼貌的人那样，往四下里看一看：他的喷嚏究竟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却慌起来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拿手套使劲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哝着。切尔维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是卜里兹查洛夫，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的将军<sup>④</sup>。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里的，不过那也还是难为情。应当道个歉才对。”

切尔维亚科夫咳了一声，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近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一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

“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唉，请您坐好吧！让我看戏！”

切尔维亚科夫窘了，傻头傻脑的微笑，开始看戏。他看啊看的，可是不再觉得幸福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了休息时间，他走到卜里兹查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忽儿，压下自己的胆怯，喃喃地说：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出于无意……”

“唉，够啦……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他的下嘴唇。

“已经忘了，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怀疑地瞧着将军，暗想，“而且他不愿意说话。我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明我完全无意……说明打喷嚏是自然的法则，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有意唾他了。现在他固然没这么想，以后他一定会这么想！……”

一回到家，切尔维亚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他妻子。他觉得他妻子对这件事全不在意；她光是有点惊吓，可是等到听明白卜里兹查洛夫是在“别的”部里任职以后，就放心了。

“不过呢，你也还是去赔个不是的好，”她说，“要不然

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中举动不得体了！”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挺古怪……一句好话也没说。不过那忽儿也没有工夫说话。”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上卜里兹查洛夫家里去解释……他一走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见那儿有很多来请托事情的人，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正在接受他们的请求。将军问过好几个请托事情的人以后，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要是您记得的话，大人，昨天在阿尔卡琪娅<sup>⑤</sup>，”庶务员开口讲起来，“我打了个喷嚏……不小心喷了您……请原……”

“真是胡闹……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对其次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

“他不肯说话！”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惨白了，“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不能照这样了事……我要跟他说明白才行……”

等到将军跟最后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正要走进内室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后面，喃喃地说：

“大人！要是我斗胆搅扰大人，那只是出于一种可以说是悔恨的感觉！……那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请您务必相信才好！”

将军做出一副哭丧相，摆了摆手。

“哎呀，您简直是跟我开玩笑，先生！”他说完，就走进去，关上他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就没有

开玩笑的意思呀！他是将军，可是他竟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愿意再对这个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好了，我再也不来了！皇天在上，我说什么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想着，走回家去。给将军的信，他却没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好。他只好第二天再亲自去解释。

“昨天我来打搅大人，”等到将军抬起询问的眼睛望着他，他就喃喃地说，“可不是照您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开玩笑。我原是用来赔罪的，因为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喷了您一身唾沫星子……我从没想到要开玩笑。我哪儿敢开玩笑？要是我们沾染了开玩笑的习气，那可就会……失去……对人的尊敬了……”

“滚出去！！”将军忽然大叫一声，脸色发青，周身打抖。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呆如木鸡。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喊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的肚子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有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汝龙 译)

### [注 释]

- ① 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姓是从“小虫”这个字变来的。
- ② 一个三幕小歌剧的名字。
- ③ 旧俄时代的第三等文官，品位相当高。

④ 旧俄的文职官名，属于第三等或第四等官级。

⑤ 常用的夏季露天花园和剧院的名字。

## [简 评]

契诃夫（1860—1904）是19世纪后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著名代表，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和剧作家。他出生于罗斯托夫省一个小市民家庭，188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曾以行医为业。八十年代初开始写幽默小品和短篇小说，《一个官员的死》、《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等是他初期作品中的名篇。八十年代末，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比过去更广，挖掘得更深，批判力量显著加强；从九十年代起，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日趋激进，在作品中抗议现存社会秩序、渴望新生活的呼声愈来愈高，他的笔锋也愈加深沉道劲。那些标志契诃夫艺术成就的中短篇，如《苦恼》、《在流放中》、《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套中人》、《醋栗》、《姚尼奇》、《农民》以及《在峡谷里》等等，大多是九十年代以后写的。契诃夫是世界短篇小说的一代宗师，他把这种体裁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使它能够概括方方面面的生活。他的小说篇幅短小行文简练而生活容量很大，主题深刻，确切而又极富表现力。除了小说创作，契诃夫还写了《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等剧本，这些独树一帜的剧作不仅是革新俄国戏剧的不朽之作，也成为世界戏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一个官员的死》（1883）写的是一个小官员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把唾沫星溅在前座的一位将军的秃头上，他三番五次地向将军道歉，但仍唯恐将军大人不肯原谅而对他施加

惩罚，从此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在最后一次登门向将军道歉而被不胜其烦的将军喝令“滚出去”后，回到家里就一命呜呼了。这个短篇以幽默讽刺的笔调揭露了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在上级面前、小人物在大人物面前那种本能的畏惧和奴性心理。

## 变 色 龙

契诃夫

巡官奥楚蔑洛夫<sup>①</sup>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提着一个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个火红头发的巡警，端着一个筛子，那上面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商店和饭馆的敞开的门口，无精打采地面对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就跟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在那些门口左近，就连一个乞丐也没有。

“好哇，你咬人，该死的東西！”奥楚蔑洛夫忽然听见了喊叫声。“伙伴们，别放走它！这年月咬人可不行！逮住它！哎哟……哎哟！”

传来了狗的尖叫声。奥楚蔑洛夫往那边一瞧，看见商人彼楚金的木柴场里跑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一颠一颠地跑着，不住地回头瞧。它身后跟着追来一个人，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着怀的坎肩。他追它，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下，抓住了狗的后腿。于是又传来狗的尖叫声和人的呐喊

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从商店里探出来，木柴场四周很快地聚了一群人，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仿佛出乱子了，官长！……”巡警说。

奥楚蔑洛夫把身子微微向左一转，往人群那边走去。在木柴场门口，看见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敞开了坎肩前襟的人举起右手，把一根血淋淋的手指伸给那群人看。在他那半醉的脸上好像现出这样的神气：“我要揭你的皮，坏蛋！”就连那手指头本身也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楚蔑洛夫认出这人是金饰匠赫留金<sup>②</sup>。闹出这场乱子的罪犯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开，浑身发抖——原来是一条白毛的小猎狗，脸尖尖的，背上有块黄斑。它那含泪的眼睛流露出悲苦和恐怖的神情。

“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奥楚蔑洛夫挤进人群中去，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究竟为什么举起那根手指头？……谁在嚷？”

“官长，我好好地走我的路，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开口了，拿手罩在嘴上，咳嗽一下。“我正在跟密特里·密特里奇谈木柴的事儿，忽然，这个贱畜生无缘无故把这个手指头咬了一口……您得原谅我，我是做工的人……我做的是细致的活儿。这得叫他们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也许我要有一个礼拜不能用这个手指头啦……官长，就连法律上也没有那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这么给畜生乱咬一阵，那在这世界上也没个活头了……”

“嗯！……不错……”奥楚蔑洛夫严厉地说，咳了一声，拧起眉头，“不错……这是谁家的狗？我绝不轻易放过这件事。我要拿点颜色出来给那些放出狗来到处乱跑的人看看！”

那些老爷既是不愿意遵守法令，现在也该管管他们了！等到他，那个混蛋，受了罚，拿出钱来，他才知道放出这种狗来，放出种种的野畜生来，会有什么下场！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叶尔德林，”巡官对巡警说，“去调查一下，这是谁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狗呢，把它弄死好了。马上去办，别拖！这多半是条疯狗……请问，这到底是谁家的狗？”

“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人群里有人说。

“席加洛夫将军？哦！……叶尔德林，替我把大衣脱下来……真要命，天这么热！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懂：它怎么会咬着你的？”奥楚蔑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吗？它是那么小；你呢，说实在的，却长得这么魁伟！你那手指头一定是给小钉子弄破的，后来却异想天开，想得到一笔什么赔偿损失费了。你这种人啊……是出了名的！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鬼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官长，他本来是开玩笑，把烟卷戳到它脸上去；它呢——可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荒唐的家伙，官长！”

“胡说，独眼鬼！你什么也没看见，那你为什么胡说？他老人家是明白人，看得出来到底谁胡说，谁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要是我说了谎，那就让调解法官<sup>③</sup>审问我好了。他的法律上说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不瞒您说……我的兄弟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对，这不是将军家里的狗……”巡警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的狗，全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官长……”

“我自己也知道嘛。将军家里都是些名贵的、纯种的狗；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毛色既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个下贱胚子。谁会养这种狗？！这人的脑子上哪儿去啦？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见，你们猜猜看，结果会怎样？那儿的人可不来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巴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呢，赫留金，受了害，那我们绝不能不管……得惩戒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将军家的狗……”巡警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的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看见过这样的一条狗。”

“没错儿，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哦！……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好像起风了……挺冷……你把这条狗带到将军家里去，问问清楚。就说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告诉他们别再把狗放到街上来了……说不定这是条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烟卷戳到它的鼻子上去，那它早就毁了。狗是娇贵的动物……你这混蛋，把手放下来！不用把自己的蠢手指头伸出来！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问他好了……喂，普洛诃尔！过来吧，老兄，上这儿来！瞧瞧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白费工夫去问了，”奥楚蔑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话了……既然他说这是野狗，那

它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不是我们的狗，”普洛诃尔接着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是前几天才到这儿来的。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猎狗。他哥哥却喜欢……”

“难道他哥来啦？是乌拉吉米尔·伊凡尼奇吗？”奥楚蔑洛夫问，整个脸上洋溢着感动的微笑，“哎呀，天！我还不知道呢！他是上这儿来住一阵就走的吗？”

“是来住一阵的……”

“哎呀，天！……他是惦记他的兄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这么一说，这是他老人家的狗？高兴得很……把它带走吧……这小狗还不坏……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哈哈哈……得了，你干什么发抖呀？呜呜……呜呜……这坏蛋生气了……好一条小狗……”

普洛诃尔喊一声那条狗的名字，就带着它从柴场走了……那群人就对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向他恐吓说，裹紧大衣，接着穿过市场的广场，径自走了。

(汝龙 译)

### [注 释]

- ① 这个姓的意思是“疯癫的”。
- ② 这个姓的意思是猪叫声。
- ③ 保安的法官，只管审理小案子。

## [简 评]

《变色龙》(1884)是契诃夫初期创作中的名篇,它通过“变色龙”巡官奥楚蔑洛夫的“审案”经过,尖锐嘲讽了社会上虚伪逢迎和见风使舵的恶习。作者善于选择日常生活中平淡琐碎的小事,摄取描写对象的突出特征,只用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一个俄国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的典型形象。小说篇幅不到三千字,却写得一波三折,生动地塑造出一个具有鲜明的奴才性格的“变色龙”,充分显示了契诃夫惊人的艺术概括力量。

# 苦 恼

契诃夫

——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 ……<sup>①</sup>

暮色晦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姚纳·波达波夫周身白色,像个幽灵。他坐在车座上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哪怕有一大堆雪落在他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用不着抖掉似的……他的小母马也一身白,也一动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势、它那瘦骨棱棱的身架、它那棍子一样笔直的四条腿,使得它活像拿一个小钱就可以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它大概在想心事吧。不管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

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断的喧哗、熙攘的行人的漩涡里，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

姚纳和他的小马有好久没动了。还是在午饭以前，他们就走出了院子，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黄昏的暗影笼罩全城了。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的杂乱也热闹多了。

“车夫，到维堡区<sup>②</sup>去！”姚纳听见有人喊车。“车夫！”

姚纳猛地哆嗦一下，从粘着雪的睫毛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军大衣，头戴一顶兜囊。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说一遍，“你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的？拉到维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姚纳抖了抖缰绳；这样一来，一片片的雪就从马背上和他的肩膀上纷纷掉下来……军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噙起嘴唇，对那匹马发出喷的一响<sup>③</sup>，跟天鹅那样伸出脖子，在车座上微微挺起身子，与其说是由于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习惯地扬起鞭子。那小母马也伸出脖子，弯一弯像棍子一样笔直的腿，迟迟疑疑地走动了……

“你往哪儿闯啊，鬼东西？”姚纳立刻听见黑暗里有人嚷起来，一团团黑影在他眼前游过来游过去，“你到底是往哪儿走啊？靠右！”

“你不会赶车！靠右走！”军人生气地说。

一个赶四轮轿车的车夫朝他咒骂；一个行人穿过马路，肩膀刚好擦着马鼻子，就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袖子上的雪。姚纳坐在车座上局促不安，仿佛坐在针尖上似的，他向两旁撑开胳膊肘儿，眼珠乱转，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仿佛